

# 癌症夫妻为儿上演倒计时的爱



父亲将儿子从小到大的照片制作成视频

夫妻双双身患癌症,死神的脚步越来越逼近。他们没有感伤与害怕,而是匆匆与病魔赛跑,争分夺秒给予12岁儿子倒计时般的父母之爱……

## 坚强的癌症夫妻

15日上午,重庆教育学院5栋8-4周中云教授家。客厅入门墙上,整齐地排列着3排奖状,在仅有一个小饭桌、一张木沙发和一台彩色电视机的客厅里,尤为抢眼。

病休在家后,周教授与妻子李世容实现了形影不离的愿望——此前,李世容因为工作原因,常常是清晨出门,晚上10点左右才能回家。“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,见面和交流的机会却很少。”

12岁的儿子上学后,除了坐在卧室的电脑前写写尚未结束的论文,周教授会带着妻子

在轻柔、舒缓的音乐中,用身体能承受的方式摆摆手、踢踢脚,或是坐在沙发上,共同阅读儿子写的作文,翻看以前的照片。65岁的周妈妈和李世容妹妹李世红,则忙前忙后收拾家务。

相处的家人不喜欢讨论周教授夫妻的病情。因为,与感伤相比,他们自己更愿意坚强地携手人生。

“你的腿痛不痛?”“你感觉怎么样?”每天,周教授与妻子的相互关心均是只言片语。这看似随意,但事实上,对方任何皱眉、龇牙的病痛反应,都会悄然刻印在彼此心里。

为节约开支,周教授至今坚持不使用止痛药。接受记者采访时,他数次因疼痛痛顿咬牙,并用手紧捂胸部。坐在旁边的李世容紧张地盯着他,最终一言未发。

“我们要努力,并不断想办法延续生命。”周教授与妻子在病痛难忍时,总这样相互鼓励。“因为,这是对孩子负责

的最好方式。”

2005年初体检时,时年38岁、在重庆教育学院计算机与现代教育系执教的周中云,等来了让他意外又震惊的消息:肝透明细胞癌。次年夏天,妻子李世容被确诊为右髌部平滑肌瘤。

如今,丈夫的癌细胞转移至胸部,妻子髌部的良性肿瘤则已恶化。今年9月,周教授因体力难支,离开相伴近20年的三尺讲台。现年37岁的李世容,因连续化疗,无法继续工作,妹妹李世红丢下8岁的孩子,只身从永川区赶来代班,保住了李世容在教育学院的机房管理员临时工“身份”。

## 为儿子制作 MTV

他们12岁的儿子周延,如今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上六年级。

父母求医导致家庭经济捉襟见肘后,懂事的周延主动压缩了自己的开支:不再要求父母给钱买课外读物。“平时我最喜欢的是买书、读书,现在我就利用周末到图书馆,或者到同学那里借阅图书。”

不晓得“癌症”是种什么病,小周延天真地告诉记者:“我想他们早点好起来,到时候陪我去玩激流勇进。”笑容还挂在脸上,聪明的他却流露出忧郁的眼神:“从得病时间

长,耗费的金钱数量庞大看,我觉得他们的病情应该很严重。”周延担心自己的期待会成为奢侈的愿望,更不愿给父母增加压力,所以,他一直没有,也不敢表露内心所想。不清楚孩子对自己和妻子

病况的了解,更不敢想象真有那么一天,孩子失去父母之爱时,将怎样独立去面对、继续他的人生。周教授翻出记录儿子成长的录像,每天一段一段认真、精心地剪辑、编排。妻子在这样的时刻,就会显得很兴奋。她会给出哪段放在前,哪段需穿插等出谋划策。

“生命于我俩,随时都可能戛然而止。”周教授与妻子约定,不去担忧,不能消沉,与死神赛跑,用有限的每一天,累积彼此的点滴爱恋。

记者在周教授的电脑上,看到他为儿子制作的长达8分钟的MTV,记录着周延从4个月大到如今的成长足迹。

其间,配着《感恩的心》背景音乐和儿子所写并朗诵的《感恩之心》作文。

“2007年以前的画面,全是儿子一人‘表演’,此后至今加入的镜头,都是我们一家三口的集体照。”周教授很想将与妻儿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留在影像里,但体力和精力的不济让他无奈又痛苦。

## 慈父严母的真爱

时间越有限,周教授夫妇给予孩子更多爱的想法越迫切。但两人的表现迥异:父亲更慈,母亲更严。

儿子读小学四年级起,因工作忙碌,也为培养他的独立性,周教授停止了对周延的接送。但病休在家后,他又恢复了这一习惯,甚至在儿子上课的中途,经常悄悄步行20余分钟,久久地站在校外痴痴守候,仅仅只为儿子在操场上出

现时,自己能多看他一眼。

周延与父母已分床睡了好几年,周教授7月份从医院做完手术回家后,“固执”地坚持让他重新与父母挤在一张床上,美其名曰“让他暖床”。实际上,他是为了能和儿子有更多共处的时间。以往,周教授与儿子交谈的主要是学习内容,如今,每晚入睡,他都会和儿子谈心,“有针对性地谈人生理想、奋斗目标等话题。”

丈夫争分夺秒对儿子的“溺爱”,达到了半夜上厕所都要陪伴的程度,这让李世容既感伤又担忧。“如此下去,会让儿子缺乏坚强和独立性,万一真有一天我们都离开的那天,他如何面对?”

与丈夫相比,李世容目前对孩子的教育显得“不近人情”:从起床开始,就要求周延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。孩子上下学时间,对丈夫严加“看管”,不让他接送,阻止爷俩半夜共同如厕。她甚至每个月坚持将儿子各类试卷中的错误之处打印成册,要求重新抄写……

周延对父亲感情很深,从他所写的作文中可见一斑。在一篇题为《爱的收藏》作文中,周延回忆了父亲首次教自己写字的情景:在我只有3岁的时候,爸爸成了我的老师。一天,爸爸抚摸着我的小脑袋,用亲切的语调对我说:“孩子,你想学写字吗?”……爸爸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,在他的帮助下,我写下了笔挺的“一”字。

《父爱无垠》作文里,周延定格了父亲举起他看表演的镜头:身患肝癌、不堪重负的爸爸竟然为了我看一个节目,不顾自

己疲惫又瘦弱的身体,将我高高举起……他的脸色蜡黄,紧咬的牙齿微微颤抖,眼中充满血丝,汗水冒了出来。他的身体在轻轻地颤抖,可我却如此平稳。那一瞬间,我心中有种或酸,或痛但更多幸福的感觉……

母亲常年早出晚归,周延的记忆里,很少有关于妈妈的片段。如今,李世容在孩子面前展露的“苛刻”,让周延更多体验了妈妈的严厉。“但不管怎样,父母依然是我心中最亲、最爱的人。”

## 想为儿子找新家

周教授与妻子的内心,还隐藏着一个无法释然的秘密:他们希望真的离开儿子那天,有人能继续对儿子的爱,并为儿子提供接受良好教育与健康成长的环境。“我们在悄悄寻找这样的人。”

周教授夫妇双方均有兄弟姐妹,为周延提供吃住不成问题,但两人没有将儿子托付给亲戚的打算。“双方兄妹都居住在农村,文化程度都不高,我们更希望的是,孩子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,继续健康、快乐成长。”

此前,当夫妇俩将此打算告诉兄妹时,遭到大家反对,亲人们都表示,真有他们离开的那天,即使再苦再累,都会照顾好周延。

顾及亲人的情绪,更不想因此让孩子受到影响,表面上,周教授夫妇不再提起此话题,“暗地里,我们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,并迫切希望早日找到让我们放心托付儿子的对象。” 据《重庆晚报》

# 淮外甥利用亲情骗他45万购房款

56岁的王友新万万没有想到,自己本应开始的新生活会横生一劫。45万元,对于他来说,那是毕生的积蓄,也是他用来购买婚房的钱,而那个承诺帮他买房却骗去他所有积蓄的人,正是自己未婚妻的亲外甥张博。

上海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于2008年9月1日依法对张博提起公诉,2008年10月22日,闸北区法院宣判被告人张博犯诈骗罪,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

## 有为青年竟是无耻骗子

几年前,王友新的妻子因病过世,他和儿子相依为命。2003年底,王友新经人介绍认识了崔少萍,当50多岁的王友新第一次看到崔少萍,就预感到眼前这位温柔娴静的中年妇女,也许就是自己未来的另一半。想到自己目前居住的老房子面积很小,为了能堂堂正正地娶崔少萍过门,王友新准备购置一套新房。

得知王友新有了结婚买房的想法后,崔少萍告诉他,自己的嫡亲外甥张博在市房地局工作,估计他能买到优惠房子。过了几日,崔少萍告诉王友新,张博手上正好有套房,房子因为业主还不起银行贷款而被法院查封,银行委托张博进行评估。他当时一共评估了两套房子,由于银行的朋友自己也想买一套,所以他评估时把价格压得很低。作为交换条件,其中一套可以卖给张博,房子是全新豪华装修,买下后即可入住。“张博跟我说,既然我们要结婚,他就不赚钱了,这套房子的评估价为62万元,加上中介手

费,共计65万元,目前房子还在法院查封期间,一旦解冻,银行就可以处置。”

听了崔少萍的话,王友新有些心动,可听说张博只有20岁出头,王友新对此又心存疑虑。

随着与张博家接触的增多,王友新不断地从张博的母亲崔少萍处听到,儿子张博很有出息。崔少萍告诉王友新,张博在市房地局工作,常常能接到很多大工程,他还是房产经纪师、评估师,手上有很多房源及关系网。崔少萍还透露,儿子有一位中学最好的同学叫徐立,其父亲是亿万富翁,他非常看中张博的才能,还认他为干儿子,并请张博加入他们的集团开发房地产项目,说是会给他很好的前程。

2004年春节,王友新在崔少萍家做客。崔少萍拿出一款价值12万元的手表和一款价值不菲的女士手提包,说这是徐立的父亲送给他们母子的。由于崔少萍的不断爆料和炫耀,王友新对张博刮目相看,崔家所有人都极为推崇张博的才干和运气,认为他很有本事。事后王友新才发现,所谓的亿万富翁及干儿子都是张博杜撰出来的,那款12万元的手表也不过是他花了200元从黄牛处买的冒牌货。

## 落入诈骗陷阱 45万有去无回

2004年5月下旬,张博对王友新说,银行朋友通知他,房子可以买卖了,但要先付3万元作为购房运作费用。谨慎的王友新心里还是有些打鼓,这么优惠的价格,这么好的房源,难道真是天上掉馅饼?他没有同意立刻支付。6月中旬,张博又打电话给王友新:“那套房子到底要不要,如果你不买,我就自己买了。”之后,未婚妻崔

少萍也不时询问王友新,为什么不买这房子,是因为经济能力不够还是其他原因。王友新表示,不买房子的最主要原因,是对这种购房方式不放心,再说张博年纪太轻,怕他办事不牢靠,而且这套房子总价是65万元,自己一次性只能凑齐45万元左右的现金。

2004年6月下旬,王友新接到了崔少萍的电话,她说:“我理解你的想法,这套房子法院还在封存,所以暂时看不到,但房子确实是真的。至于你认为张博年轻,办事不牢,我也理解。这样,你把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,由我出借条,就算我向你借钱,帮你买房子,这样等于我在做担保,你总可放心了吧。我作为崔少萍的亲姐姐,总不会骗妹妹吧。老实说,我也是为了崔少萍,否则何必受此委屈。”

看到未婚妻的姐姐这样承诺,又看到未婚妻也到处向朋友借钱筹款,王友新的心终于松动了。7月中旬,他来到张博家,和他商议具体该如何操作。张博表示,付款后,最快在7月底,最晚不会超过8月底,王友新就能拿到房子。崔少萍也表示:“买房子第一期先付的25万元我们出来,这样你的钱大部分都留在张博的账上,万一出了问题,由我们承担。当然,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。”

经再三考虑,2004年7月,王友新把45万元从银行转到张博的招商银行户头。过了几天,崔少萍告诉王友新,房款已经打入银行,这件事绝对没有问题了。“我儿子大热天为了这件事忙进忙出,你们可要请客吃饭呀。”王友新心里的石头落了地,连连点头应允。可从那以后,张博就一直出差,也总联系不上,他有时会给崔少萍打电话,托她转告王

友新,事情进展顺利,房子应该很快就能拿到。然而,王友新始终没有等到任何消息,打张博的手机不是没人接,就是关机。

王友新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他从崔少萍这里询问到房子的具体地址,到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了该房产的信息资料,资料却显示房主为他人,2004年10月登记受理,根本不是被法院查封拍卖的房子。

王友新有些着急了,可崔少萍还是回答他,可能是张博把房号搞错了,叫他放心。11月底,王友新发现张博的手机停机了,于是他通过朋友到市房地局查询张博的工作,发现市房地局根本没有叫张博的人。王友新这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。

一辈子辛苦工作,勤俭节约,本想好好建个新家,却被人诈骗一空。王友新告诉崔少萍,如果再联系不上张博,自己只能选择报警。

## 严密证据链条骗子难逃法网

发现被骗后,王友新几乎崩溃,一生积蓄消失殆尽对他来说是个巨大打击,而另一个打击,是他不知道自己相信谁。那个自己最信任的未婚妻,她真的对一切一无所知吗?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,崔少萍把与张博的一段对话进行了电话录音,而这些物证在日后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。

一日,崔少萍打电话给王友新,说自己已经联系上张博。“房子估计是没有了,但张博手上还有47万元现金,我已经把这笔钱控制下来了,但这不是你的钱,是张博自己的,你的钱张博已经全部支付给房屋中介,而且是全额65万元。现在中介拿了钱后,人就失踪了,张

博已经出钱在雇人捉。估计一个月内可以捉到。”王友新让崔少萍出示付款证据,崔少萍却表示,证据都在广州,以后会拿回来的,一个月以后如果拿不出证据,就还他钱,如果能拿出证据,大家再坐下一起商量。“总不见得所有损失都由我们承担,毕竟我们也是为了帮你才买了房子呀。”

不欢而散后,王友新决定请律师进行交涉,可一个月后,崔少萍既不提供65万元的支付证据,又不还款,于是,王友新终于决定报案。

2005年10月,张博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,在取保候审期间,他两度携款逃匿,其间崔少萍退赔了19万元给王友新。2008年5月,公安机关经过网上追逃,在上海奉贤区某镇将化名“刘东”的被告人张博抓获归案。

然而,张博在到案后始终没有做如实供述,一再辩称自己没有假冒工作单位,没有谎称可以搞到银行抵债的房屋。关于该套房产的房源信息,他声称是从网上获悉,并委托朋友江宁进行操作的,后江宁失踪,才致使未能成交。

再美丽的谎言总会有掩藏其中的漏洞,也总会有被识破的一天。承办此案的闸北区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,尽管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张博的罪行,但闸北区检察院经过调查,已获取了详细的物证、书证及多位证人的证词,这些证据之间相互印证,形成了严密的证据链条,具有法律所要求的对犯罪事实指控的证明力。

检察官指出,张博在收到房款后,先是谎称已于7月份支付了首付款25万元,之后又谎称钱款已全部付给了中介,并以出差等理由搪塞王友新的

催问,这反映了他意欲掩盖占有和挥霍房款事实的目的。相关书证也可以证明,该处房产从未上网挂牌,从没有委托过张博或江宁做中介。根据市房地局出具的证明表明,2004年上房网站还没有开通二手房交易信息,网上登记查询大约是由2005年初开始实施的,而且内网登记属于商业秘密,是不可能让局外人查询的。所以张博声称是网上看到的信息,纯属谎言。

从2007年9月开始,张博化名“刘东”在奉贤租借了一处房屋,和在大学求学的女友李文文共同居住。在此期间,张博没有正常收入,而本案相关银行账户往来情况也可以证明,张博有转移赃款的行为,并有约14万余元分成数十次提现。租住一个月租金达4500元的房子,身边一直有10万元左右的现金,却不愿意将钱归还被害人,其主观恶性之深,可见一斑。

综合所有证据,可以否定张博的辩解,证明其行径已涉嫌诈骗罪,而在这一案件中,需要深刻反省的不只是被告人张博一人,还包括他的母亲。

虽然我们没有确切证据能证明今天的张博是其母溺爱的结果,但事实表明,张博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,他的母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明知儿子没有工作,却为了满足自己和儿子的虚荣心,盲目吹捧;明知王友新的钱已被儿子欺骗,却为了帮助儿子逃避责任,跟着圆谎;明知儿子被网上追逃,为了帮助儿子逃避处罚,用自己的身份证为儿子到旅馆登记。张博的堕落,是崔少萍为自己盲目的爱、自私的爱付出的代价。(本案例人物均用化名) 据《上海法治报》